

思旋天地

思旋

日新又新 再創輝煌

中國踏入習近平時代，中央對香港政策除貫徹堅守「一國兩制」外，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加強聯繫，施與眾多優惠政策，中央各部委以及駐香港機構的官員，更積極宣傳推廣國策。

中聯辦是中央駐港機構，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是一位老香港，還講得一口廣東話。王志民聯絡時顯得特別親切，在港多年的他仕途步步高升後，分管青年工作，後來更成為青年部部長，成績彪炳，調升澳門任中聯辦主任。數年後又調升接替張曉明任香港中聯辦主任至今，甚得港人歡迎。

由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任主席的香港青少年軍日前舉行總會大樓開幕儀式，重視與青年同行的王志民與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以及中聯辦副主任陳冬、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少將等主禮，場面相當壯觀，青少年均更顯得鬥志軒昂。王志民時用普通話，時用廣東話，動情分享故事，甚至坦言讓青年人分享他成長的故事，場面相當感人。

「中環西環行理一齊幾好嘢。」王志民用廣東話講這句精警的話，令人印象深刻。王志民又說：「會愈做愈多，做出更多成果。」在場眾人當然認同王志民的金句，特別是林鄭特首。兩位志同道合的中央與特區官員，惺惺相惜，我們在媒體上看到此情景，非常雀躍。的確，中環西環同努力，相互配合為

香港，守護這個幸福的家園。

其實，近年來在中央駐港眾官員指引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緊跟中央走，積極宣傳推廣國家政策，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尤其是對青年朋友的關注。事實證明，港人的愛國愛港精神和歸屬感日益增強。

中共十九大精神對港人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增強了港人的自信，深感作為中國人的驕傲，香港人的幸福感。

我們非常重視與青年同行，同為國家，為香港繁榮安定而奮鬥。關鍵是政府、社會都要重視青年教育，灌輸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教育如何做一個有為的人。其中，學校老師所肩負的責任相當重要。

人事變化是正常的事。最近，香港數間大學校長任期屆滿，最近又接香港中文大學沈祖堯校長來函道別：「就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轉瞬七載。期間多蒙垂顧，高誼友情，不勝銘感。」

沈祖堯已於2017年12月31日去職，由段崇智教授接任。段教授現掌美國匹茲堡大學多項學術及行政要職，兼任中大傑出訪問教授及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研究所所長，為國際學術權威，中大得其領導，必能層樓再上，日新月異。

沈校長發自衷心的言詞，令人對他有感佩不已。沈校長將在中大醫學院內科學系繼續執教，從事研究工作以及為市民診症。

思旋衷心祝福沈校長再創輝煌，更希望沈校長能成為青年人的學習榜樣。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迷人的天籟聲

新儒學家梁漱溟的父親梁濟看不慣當時社會風氣敗壞，投湖自盡前寫下遺書，提及自己不齒置身官場隨波逐流，不忍耽於逸樂之餘，認為人生之樂各有所好，聲色犬馬/錦衣肉食非其所喜，最為領略寒士清風明月之趣味。

他眼中的「清風明月」是什麼呢？原來是少年時高碑胡同情景中之：「一竿紅日賣花聲」、「滿城風雨賣糕糕」、「簫聲吹暖賣錫天」以及六七月之叫賣菱角聲……這些都不是什麼陽春白雪，不外是來自街頭小販的叫賣聲。

石屎森林中長大的新一代慣聽流行曲一種聲音，當然不會想像到北方胡同過路小販的叫賣聲會那麼迷人。那些叫賣聲之所以終身迷住梁濟，正因出自不同鄉音嗓子的叫賣者，發自內心全無造作的生活天籟之音。

那天席上從梁漱溟談到梁濟，曾經領會過不同地域年代失傳市聲的朋友，不由喚起陳年老遠的記憶，便無不興致勃勃大生同感。

少年時居住過澳門的表叔尤其興奮，一連說出他少年時至今難忘的幾種叫賣聲：一是冬天下午時分手挽鐵桶

過路叫賣的「咖喱牛腩通心粉」和「豆撈」廣東人稱的豆撈近似麻糬，是外塗厚重生花生粉以豆沙為餡的糯米丸子；二是入夜以後頭頂直徑三尺左右大圓鐵扁罐，漢子叫賣「熱辣辣新鮮出爐麵包」，和挑着擔子以清脆四邑話高叫：「四邑榮記百草涼茶」的漢子，涼茶擔子前面燃點着長筒玻璃罩，火光微弱的煤油燈，當中大鏡檔主肖像兩旁寫有「製藥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的對子；在同樣電力不足路燈掩映下，別有一種迷人的蒼涼意境。

也有長輩則笑說，最難忘是小時候睡到半夜聽到夜香婦洗馬桶的聲音，不是人聲，但是有固定專業的節奏感，跟韓翎《酬程延秋夜即事見贈》詩中那句「砧杵夜聲」所說千家萬戶搗衣的砧杵聲也相似。



■現代化的北京小販，有了小播音器，叫賣省氣了！ 網上圖片

法國時尚與中國

馬克龍訪華翌日，與中國企業家們會面時表示，法國希望重新平衡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他說，中國是法國的第二大貿易供貨方，但在購買法國商品方面，中國僅排第八，造成法中貿易逆差高達三百六十億美元。他呼籲強化法中經貿合作。在座的阿里巴巴主席馬雲隨即作出善意回應，表示有興趣加大在法國的投資。

作為法國總統，馬克龍當然為自己的國民和企業爭取利益，他的話也有一定道理。造成法中貿易逆差的原因主要是，法國輸到中國的產品以昂貴的奢侈品居多，像法國時裝、香水、酒品，乃至珠寶、手錶、名車等等，都是非常名貴的商品，今日中國雖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但在人均收入方面排名遠比法國落後。

所以，中國供給法國的貨品相對價廉，跟購入法國的貴價奢侈品自然難以相對等，但是，有那麼多中國遊客親自到巴黎旅遊、購物，等於直接到法國消費了，這筆收入可不小呢。

還好，法國人雖然很為自己的文化自豪和驕傲，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尚算有禮，思想開明，也吸收和包容不同的文化。所以，

巴黎一直是世界藝術家的聚集地，在二十世紀藝術發展史上，旅法外國藝術家們就在這裡打造了多個影響深遠的藝術流派，如來自西班牙的畢加索等。而在現代時尚史上，法國時裝設計師就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了。

現年九十五歲的法國高級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就是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西方設計師，早在改革開放初時，他已前瞻性地看到中國商機，並於一九七九年在北京舉行新中國首場時裝秀；而具代表性的法國時裝雜誌Elle（中文名為《世界時裝之苑》）也成為最早（一九八八年）以版權合作形式進軍中國媒體市場的西方雜誌，比有「時尚聖經」之稱的Vogue（中文名為《服飾與美容》）早了十七年。

這位名師和這本名刊可以說給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衣着保守的中國女人帶來時尚啟蒙。去年是皮爾·卡丹加入時裝界七十周年（以一九四七年加入Dior起），他不但在法國南部普羅旺斯舉行紀念展，也分別在美國羅得島和北京舉行，可見他對中國的眷戀。

那些年，皮爾·卡丹就是一張響噹噹的名片，不用說昂貴的時裝，即使擁有一瓶皮爾·卡丹香水，都是值得炫耀的。

方寸不亂

方芳

平嘢有好嘢

消委會抽查廿款保暖防寒內衣的功效，保溫程度竟出人意料，平均保溫值最多可相差逾兩倍，99元的竟然暖過559元。

這對盲目追求貴價貨的消費者來說，是一大警示，原來價錢與質量不一定能成正比，我們是否需要有了新的消費概念呢？

上世紀生活艱難，家庭人口多，人人追求平價貨；現在社會富裕，家庭人口少，普遍花得起錢，有能力買貴價貨，就對平價貨不屑一顧。普遍概念是，便宜貨成本低，想當然質量也高不到哪裡去；何況，貪便宜出事

的例子也不少。人們的消費概念確是迷失。物質匱乏年代，保暖內衣沒有太多選擇，隨便一件內衣，加一件防寒羊毛內衣打底，穿上好幾年，一件棉襖，度過很多個冬天，哪有今天這麼多的功能考究，什麼輕身透氣，吸濕快乾，防止敏感等，名堂多多，吸引消費者視線，注意力不在價錢，商人訂價就更容易了。

現在衣服功能有所改變，

時裝功能多於實用功能，在減價季節，羽絨外襖才一百幾十，誰的家中沒幾件？價錢若便宜，對功能沒要求是正常的，若便宜貨有高效能，是意外的得着。

消委會的監測，確是造福市民。衣服效能高低，只是金錢上的損失；但關乎人體健康的日用品和食物，監測至為重要。食物玩名堂，一大堆看不懂的食物科學名詞，包裝上註明沒有荷爾蒙，沒有激素字樣，是否真實？現在高價的有機食品，是否值得追捧？還是一個謎團，都需要有關機構作深入的測試。

當然消費自身，也要提升智慧。日常去超市，適逢水果貨架換新貨，一袋二袋的舊水果促銷，減價水果一般都不是我的選擇。

這天因為貨架空着，選擇不多，於是湊着促銷水果，10元一袋6個新奇士橙，表面看也完好無缺，因為貪便宜買了兩袋，拆卸包裝品嚐，竟然也有百分之百的質量。

貪也有得着，平嘢還是有好嘢的。

百家廊

鍾情

多少次，我走進跑突泉公園的李清照紀念館，與泉畔的熙攘人流相比，這裡顯得格外冷清。紀念堂為四合院民居，四周曲廊，錯落有致，院落大門匾額上書有「李清照紀念堂」，為郭沫若先生親筆；進入正廳，前為抱廈，側設耳房，抱柱懸掛着郭老題寫的楹聯：「大明湖畔，趵突泉邊，故居在垂楊深處；漱玉集中，金石錄裡，文采有後主遺風。」靜靜駐足，目光與李清照的塑像對視，她手持書卷，眉宇深鎖，我恍若穿越回到宋代，來了次文學對談。漱玉泉淙淙，流過心田，而東側曲廊的溪亭，叫人不禁聯想到易安的詩句：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頃刻，我的內心掀起一團團漣漪，陷入無盡的思考中。

清代文學評論家王士禛有言：「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日婉約，二日豪放。僕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爭為繼矣。」身為濟南人，我為家鄉走出個李清照而無比自豪，擁有一種融入情感血脈的文化自信。然而，近年來關於李清照詩詞的論辯甚上塵囂，比如，再婚之爭，豪賭之徒等。國內共有四處李清照紀念堂，分佈在濟南、章丘、青州、金華，只有金華在紀念館的年譜表中提到詞人「再嫁」，1134年金兵入侵，李清照逃難於此。

862年過去了，有人為她的再婚「平反」，也有人對她的詞作精細闡釋，那麼，那個「淒淒慘慘戚戚」的李清照是她的真實面目嗎？美國漢學家艾朗諾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給出全新的解讀。伴隨艾朗諾的筆觸，我覺得這不啻於一次重新發現李清照……更真實、更鲜活、更有內涵的獨立女性形象，發現「李清照」，也是封建社會女性精神成長史的一次探尋。

關於李清照的詩集、選集、詞箋等，本人讀過多本，但不少詩作使人徒生疑問，這是李清照寫的嗎？探討女詞人的生平，包括婚姻狀況和丈夫履歷，我們唯一的依據就是她的詞作，因此，自傳體解讀易安詞就成為一種思維定式或閱讀習慣。但是，這種解讀恰恰忽略了詞的表演性和詞人的想像力，還有詞作的真偽性。首先，詞人創作的社會背

景非常重要。陸游《渭南文集》中有一篇「孫夫人墓誌銘」，孫夫人是宣議郎孫綜之女，她十多歲的時候，有機會成為李清照的學生，「其辭白，故趙健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故以其學傳夫人。」

她卻婉拒了，以為「才藻非女子事也」，從而錯過天賜良機。「女子無才便是德」，才是婉拒的深層原因。讀史書不難發現，宋代女性創作的詩詞時有之，傳誦下來的卻幾乎沒有，李清照無疑是一個偌大的例外。以朱淑真為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伊維德通過研究認為，「如若我們不把《斷腸集》當作一位特定詩人的作品，而將之視為男性觀念的表達，由此折射出他們對閨情的典型臆想，這樣的品讀也許更合適。朱淑真詩集中的相當一部分應是匿名男子的代言詩，這並非不可想像。」

最有力的證明當屬《紅樓夢》，第48回中，寶玉欲將姊妹們的詩作帶出大觀園，有族人提議將之刊印出版。「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是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的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有人知道了。』」寶玉所言即是，閨閣之女詩文的命運要麼是銷毀，要麼是禁止，程頤在為母親寫的自傳中也涉及到這個問題，「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筆札傳千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十篇，皆不存。」女性的詩詞散佈自家牆壁之外就是罪過，在現代人看來不可思議，在宋代女性那裡則是禁律，橫亘在她們詩詞前面的不是男性，而是男權社會的話語權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這讓我不由得想到秦少游的詩句，「鞦韆外，綠水橋平」，盪鞦韆是再普遍不過的遊戲，在那時女性中隱喻着一種「越獄權」，張曉風的解讀堪稱精妙，「身為女子便等於坐女監，所不同的是有些監獄窄小淪隘，有些監獄華美典雅。而鞦韆卻給了她們合法的越獄權，她們於是看到遠方，也許不是太遠的地方，但畢竟是獄門以外的世界。」

「只是一瞥，另在鞦韆盪高去的刹那，世界便迎面而來。也許視線只不過以兩公里為半徑，向四面八方擴充了一點點，然而那一

鄉議局為香港做了些什麼？

有人說新界鄉議局是一個封閉的組織，只關心原居民權益，只注重土地的利益，真是這樣嗎？

在我撰寫《被忽略的主角》——新界鄉議局與傳統文化承傳的十年中，我翻閱了不少鄉議局檔案資料，驚訝地發現，這個機構其實為整個香港做了不少事情。

第一，解決香港水荒的問題。曾有一位本港著名學者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說：「香港人用的東江水，只是流經新界而已。」我問他：「東江水經過新界就直接流進了你家嗎？當然不是，它必須先淨化並有個水庫先儲存起來。」香港總共有十七個水塘，十個坐落在新界，佔整個香港92%儲水量的萬宜水庫，即在新界西貢。今天萬宜水庫的水底下，有六條村的祖屋祖田祠堂，即是淹沒在水底。

第二，提供土地資源。明確來說，1898年英國佔領新界之前，新界所有的土地都是原居民擁有的。英國人改變了土地用途，凡屬有人認領的，就是私人土地，沒有人認領的就充公，成為皇家地。而政府在七十年代為了解決港九人口擠迫的問題，遂在新界發展新市鎮。政府要徵收土地，無論願意還是不願意，原居民你都得同意。

第三，在教育方面，於1968年到1982年間成立三間鄉議局中學，作育英才。

第四，建議政府在新界成立多家公立醫院，以解決新界地區醫療設備的不足。

第五，80年代初向英國政府抗議，將香港留學生的學費大幅度增加，視香港留學生等同其他外國留學生學費之事。

第六，呼籲九新界市民支持新界鄉議局向北京中央政府建議的，回歸後的香港土地政策。故此，我們不要以偏概全看事物，要以立體的角度來看新界鄉議局，它所做的事情並不只是維護原居民的權益。

今年伊始，1月13號星期六，新界鄉議局和環保協進會合辦「太陽能源在香港市民參與的困難和解決方案研討會」，環保協進會總幹事兼新界鄉議局議員邱榮光呼籲政府宜參考外國經驗，設立資助，將回本期縮短，制定標準安裝、工程結構設計等。有環保組織報告指出，超過八成的香港市民願意使用太陽能板，配合今屆政府施政報告，市民願意為減緩氣候變化的問題盡一分力量。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新界鄉議局在劉業強主席的領導下，傳承近92年歷史的鄉議局核心精神——既維護原居民傳統權益，也能維護香港市民的集體需求。



■劉業強關心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影響。作者提供

重新發現李清照（上）

點是多麼令人難忘啊！人類的視野不就是這樣一點點地拓寬嗎？」盪得是心靈的鞦韆，嚮往的是詩意與遠方。李清照同樣也深深嚮往，「蹴罷鞦韆，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所不同的是，她除了盪鞦韆，她還用自己的詩詞拋出一片天空。

文人周輝在《清波雜誌》第八卷中曾記載這樣一件事：「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裘，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邀其夫廣和，明誠每苦之也。」大雪紛飛，李清照循城遠眺，只為醞釀靈感：「詩情如夜鶻，三繞未能安」，叫人感動之餘，又由衷敬佩。這種敬意中還跌宕着她的勇敢與心性，這是一般女子無可企及的。無論是和詩《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二首，題詩獻給朝廷官員，貶斥男性領導層的軟弱，還是《詞論》中公開發對此前男詞人的批判，宣揚自己詞體文學的擅長才華，還是「打馬」軍事博弈系列詩詞，都着實讓人敬畏，她的反其道行之，氣氤出獨立女性的氣魄與精神：「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

1132年，李清照以一句對聯嘲諷當年應舉進士科的考生：「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是說有個年輕人叫張九成，殿試時寫了篇辭藻華美又不切實際的阿諛之文，字裡行間皆是拍馬屁，說高宗無法盡享夜桂飄香，因為他時刻惦念着二弟、父親及兄長，在北方被俘的不幸遭遇。高宗為之動容，將狀元頭銜賜給他，李清照則比他附詞人柳永，以予批判。不難看出，女詞人對腐壞亂象的零容忍。正如她的《詞論》，就是一種暗示，身為女子的她在詞體創作中較男性佔有優勢，以詞為劍，指向的是昏聩無能的庸君。她承認詞是卑俗文體，靡靡之音，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但斯文沒落的時代，詞體創作繁盛不衰，亡國之音中迴盪着別樣的美，這是女詞人的持守與代言。

「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她在《詞論》中引用一則唐人軼事，男歌伶勝過其他歌女，傳遞出卑微之人終獲榮耀的深意，一位不為世俗所容納的天才儘管備受質疑，但仍能憑其才華消除世人對外表與性別的偏見，隱隱中她也是為自己正名。

你為誰而活？

有幾分難為情，感覺自己彷彿櫥窗裡被展出的物品一般被人參觀着。

漫畫家朱德庸曾經說：有一種人，他穿時尚的衣服是為了讓別人看，他開車也是為了讓別人看，他居住的家裝修也是為了讓別人看，他所從事的工作也是為了讓別人看，他的孩子送名校也是為了讓別人看，他的一切一切都是為了展現給別人看，看自己的品味或成績或格調，所思所想都是以他人眼光做唯一標準，這種人我稱為「櫥窗人」。

朱德庸的話說出了太多當下人生活的現狀，這樣的例子在我們身邊比比皆是。親友、鄰居間炫耀孩子的，炫耀名車、名牌服飾的已屬平常，更有，甚至炫耀起已經逝去的婚姻。朋友的姐姐，年過不惑，和丈夫的感情早已破裂，二人也爽快地辦理了離婚手續，由於前夫在單位的職務較為敏感，再加上二人不願過早讓孩子知道離婚的事情，便和某電視劇中的主角一樣「離婚不離家」，外人知其婚姻狀況的甚少。於是，在一些需要進行「夫妻秀」的場

合，二人便仍舊以模範夫妻的模樣恩恩愛愛地出席，回到「家」，卸下面具，彼此仍舊是陌路人一般地冷漠相對。想像中，他們大抵如同櫥窗裡的兩個模特兒，雖然近距離地處在同一空間內，而所謂的「近距離」，純粹是為了在人前的展示罷。

記得小的時候，每次經過商店的櫥窗，都會很羨慕乾淨的玻璃裡鮮亮而華麗的一切，心生嚮往，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會擁有那樣一個美麗的櫥窗，擁有裡面的一切。等到自己長大了，漸漸地把一切看得真切，才明白，櫥窗裡的一切，不過是擺給別人看的，光鮮靚麗的背後，那些疤痕或者骯髒的痕跡，永遠隱藏在看不見的角落。

打開了那扇玻璃，面對真實的時候，才知道，最重要的是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到底是為什麼而活，為誰而活。想清楚了，大抵就會擺脫活着的桎梏，走出櫥窗，找到真正的自己，拋卻一切的虛榮和慾望，簡單而純粹地為自己而活。